

廣陽雜記

清

劉獻廷著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廣陽雜記

是書為廣陽子所著廣陽子者劉獻
定繼莊氏之別號也書凡五卷先生
丁滄桑之後吳雲南鄭臺灣行間遺
事目擊耳聞兼及二氏之學音韻詩
詞均能道所心得措詞亦繁簡得宜
極似唐宋小品非明人所能夢見

附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李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為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李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厯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

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申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太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

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微。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民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

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為之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者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為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閭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為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為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謂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厯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

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為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為多。而繼莊以遊軍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甕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為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溪顧訥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臯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予以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

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

附劉處士墓表

北平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父鑛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勦。僧說罷。處士勦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為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

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廬。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溪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

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賁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歛金為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為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化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為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為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麾下投誠。詔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上書論平西。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馬應期字維周。

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為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為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東四旂。鑲黃正白鑲白正藍。西四旂。正黃正紅鑲黃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為上三旂。無王。但有都統。即固山額中。副都統。即梅勒章京。每旂滿

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旗。滿洲有肅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肅。

每旗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旗。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巴什。

每旗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共牛
象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象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
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象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
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
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象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人合一頂。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肅章京。有織金龍肅。蒙古滿洲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纛三枝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纛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纛止有標四杆旂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無蟒。

牛叅在家有官纛二杆漢京疑作鞞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為夸蘭大有纛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有一字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

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永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同。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

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東西四旗。共烏可勒一員。即九門提督。

東西四旗。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烏可勒喀喇大。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系或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藍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洲蒙古漢軍。各國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瑩述吳漢槎言。乃忠裏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忠裏。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為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劫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諡忠烈云。

隆武諱聿鏞。終于福建。紹武諱聿鏞。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李野云。

劫灰錄乃馮甦所著。甦字再來。

霽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霽字子湄。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為內閣學士。

尋。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尋。禮王制。殷人尋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從月。誤作從曰。或書作嘒。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又能奇四人為之。又以孫可望為前軍。